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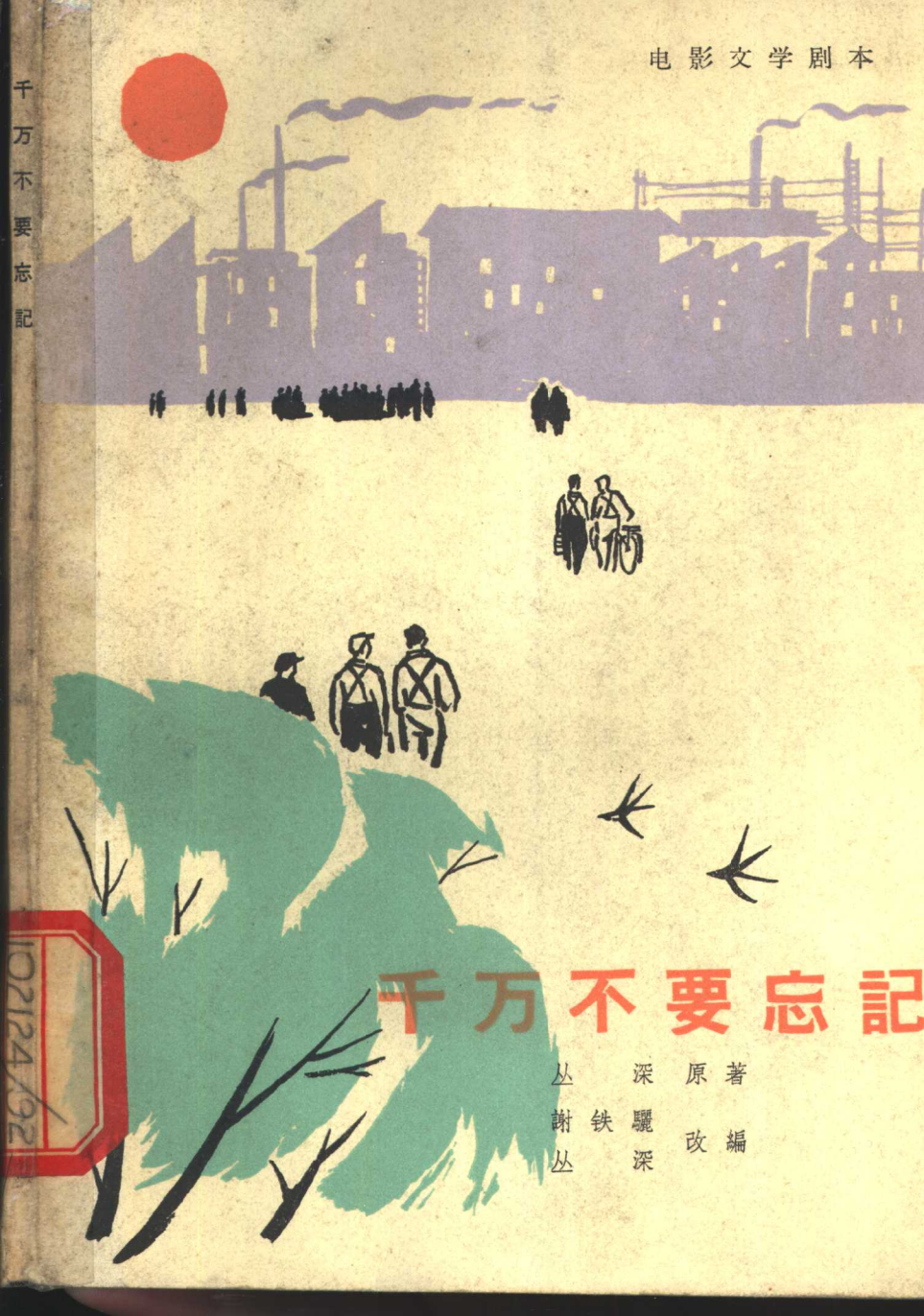
电影文学剧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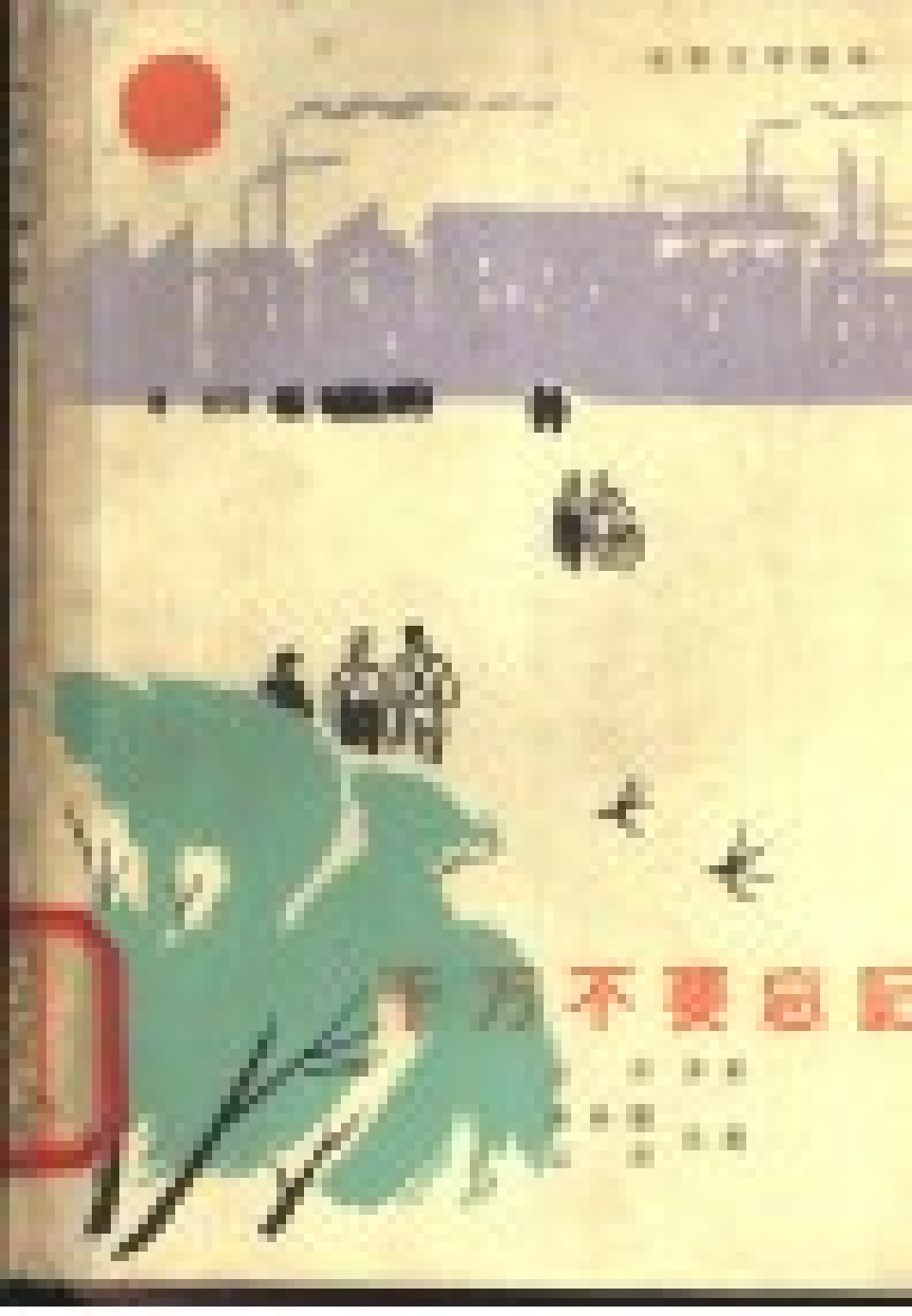
千万不要忘记

102124/92

千万不要忘记

原著 深 铁
改编 丛 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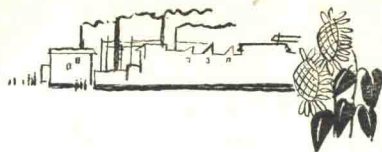




不要忘记

（此处文字模糊，疑似为“不要忘记”或类似字样）

102124/9v



千 万 不 要 忘 記

丛 深 原 著

谢 铁 骊 改 編

丛 深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五 年 北 京

千万不要忘記

謝铁驪 丛 深 改編

中国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西单舍饭寺12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3\frac{1}{16}$ 插頁2 字數54,000

1965年9月第1版 196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1,000册

統一书号: 10061·276

定价: 0.33 元

重型电机厂的一个車間，高大寬敞而明亮。車間頂棚的兩側開着兩排窗戶，陽光從這些窗戶射進來，洒下一道道的光束。高踞車間上空的大吊車划破光束迎面开了过来，开到近处，我們才看清掌握这个能吊几十吨重量的吊車的原来是一个年紀二十上下的姑娘。

这个女吊車工名叫丁少真，朝气蓬勃，眉宇間透露出一种倔强、剛毅之气。她是那种心里有啥脸上也有啥的姑娘，爱哭也爱笑。剪得短短的头髮塞在浅蓝色的工作帽里，小花布的夾袄外面套着工褲。

中午下班的鈴声响了。丁少真关上了电閘，走出吊車，輕捷地从紧靠吊車的铁梯上走了下来。

这时，車間內各式各样的机床都先后停止了轉动，工人们陸續走出車間。丁少真也和大家一起有說有笑地走出車間。

这是一个規模不小的电机厂，設備齐全，厂貌宏伟。

厂院里种满了丁香花，散发出濃郁的芳香，路的两边矮矮的榆树修剪得十分整齐。十字路口矗立着光荣榜，张贴着先进生产者的照片。靠厂門处是一幢四层的办公楼，具有中型規模的医务所也在那儿附近。

丁少真走到医务所門前，在窗外叫了声：“嫂子！”

姚玉娟答应了一声，将白色的护士服挂在衣架上，取下手提包走到門边，又习惯地对牆上的鏡子，整了整本已十分光溜的头发，拉了拉原已很为整齐的上衣，这才走出門去。

姚玉娟的年龄比丁少真大不了多少，但却是另一种派头。在工厂的女职工中显示出她是个爱打扮的人，虽然她的打扮不能不受到經濟条件和工厂职工中普遍的朴素风气的限制，但她的身上总是时常出現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

丁少真見了嫂子說：“哥哥他們还有一点活沒完，叫你先回去。”

姚玉娟维护自尊地說：“我才不等他呢！”

她和丁少真随着下班的人群向厂門外走去。

下班后的車間里，显得空蕩蕩的，寂靜无声，仿佛說話都有了回音。

車間主任丁海寬走出設在車間一端的办公室，帶上門，向車間門口走去。

丁海寬，个子不高，头发已經斑白了，但身体还很壮实，穿着一套旧布制服，戴着套袖，里面衬着一件中式小褂，脚上穿的是家做的布鞋，和藹可亲，神采奕奕。

和一些爱厂如家的老工人一样，他每天都比大家早到晚走，临走还总要在車間里兜上一圈，看看电門是不是关上了，工具有沒有放回适当的位置。

忽然在車間的那一角传来了叮当的声响，他奇怪地扭头傾听，是誰還沒回去？在那儿干什么？他循声向那边走去。

在一个三米高的电机定子后面，两个年青力壮的小伙子正在用大扳子扳紧上面的螺母。一个是中等身材，剪着一头一面倒的“学生式”短发，显得有点稚气和調皮，他是丁少純——丁少真的哥哥，丁海寬的儿子，也就是姚玉娟的爱人。另一个比丁少純稍显老成，眼睛炯炯有神，显得热情、精明和有主見，这是下綫組长季友良，是丁少純自幼就在一起的好朋友。

他們全神貫注、滿头大汗地干着活，連丁海寬走近他們的身边也沒发觉。

丁海寬走到他們身边，帶着几分責备的口气問道：“你們怎么还不走啊？”

季友良一边用劲扳动着，一边請求似地說：“一会儿就完了，丁师傅！”

丁少純兴奋地說：“爸爸，再过十分钟，我們小組就提

前六天半完成任务了！”

“不行！不能光图快，要保证质量，下午再干！”丁海寬坚决地制止說。

他們两人却一边加紧干，一边笑着答应：“好，好，馬上就完。”

丁海寬原想进一步阻止，让他們馬上回家吃午飯，但突然他发现丁少純的操作不对，便說：“这怎么行呢？！”

他忍不住插上手干了起来。

二

姚玉娟在楼梯口和丁少真分了手，走上楼梯，到自家門前想推門而入。不想門鎖着，里面沒人，她自己又沒有钥匙，只好站在楼梯口上喊：“媽！媽！”

玉娟怎么喊得着呢，此时她的媽媽正在大街上“野味斋”熟食店里呢！

姚母五十上下年紀，面色白里透紅，体态胖里显虛，穿一身“老箱底”的絲料袄褲，耳垂上嵌有两枚金耳环，按照以前的說法，她是一个相貌“富态”的老太太。

她从店堂里走出，跨上停在路边的三輪車准备回家。

一个四十来岁胖胖的像是采购員模样的人站在三輪

車旁，指了指已經放在車踏板上的小型鼓風機對姚母說：“二姐，讓少純快点修。”接着他又湊近姚母压低聲音詭秘地說，“該多少錢就算多少錢，反正是公家的事。”

姚母會意地笑着說：“好說，好說。”

說着三輪車已經走動了。

玉娟在樓梯口等了一會兒，才見少純騎車回來。

少純把自行車放在樓梯旁，开玩笑地問玉娟：“等誰呀？”

“等你呀！”

“等我？”

“鑰匙！”

少純與玉娟走上樓梯，少純一邊掏着上衣口袋一邊問：“媽呢？”

“上街還沒回來呢！”玉娟答道。

少純沒掏着鑰匙，自語道：

“唉，鑰匙上哪兒去了？”

他慢慢地轉身走下樓梯，低頭尋找着鑰匙，玉娟也跟着尋找着。

少純走到自行車旁，拿起夾在后面車架上的一件皮夾克，掏着口袋尋找着。

這時，海寬和友良走來，看見少純那副着急慌亂的樣子，海寬忙問：“找什麼呀？”

少純把皮夾克仍放回車架上，皺着眉頭說：“钥匙不知放哪儿去了。”

丁海寬聽說丟了钥匙，倒有些吃驚。他生怕钥匙掉进了电机，发生大事故，担心地問：“別是掉在电机里了？”

“那哪能呢！”

少純却沒往那方面去想，他觉得自己不至于那么疏忽大意。

丁海寬見他很有把握的样子，也就沒好再說什麼，只叮囑了一句：“你別大大咧咧的，好好找找吧！”說着同友良走进楼下他住的那套房間去了。

玉娟走近少純，关切地說：“你是不是赶快到車間找去？”

少純捫了捫上衣的小口袋，很肯定地說：“我明明記得是放在这个口袋里的嘛！”

玉娟随手从少純的小口袋里拿出一个小記事本。“当啷”一声，钥匙从小本里掉了出来。

少純頓時轉忧为喜，馬上俯身撿起钥匙，向他父亲住的屋子跑去，一边还大声嚷道：“爸爸，钥匙找到了！”

丁海寬就住在他儿子的楼下，是一套三間的工人宿舍。他和老伴住在里屋，女儿少真住在另一头的小屋里，外面通阳台靠厨房的一間放了一张方桌，就在那里吃飯。屋里陈設簡單、实用而洁淨。

丁海寬剛把一些技術資料交給季友良，丁少純就囔着闖了進來，舉着鑰匙說：“爸爸，我說沒問題嘛！”

丁海寬打了一下他的手，嚴肅地告誡：“你這樣麻痹大意，早晚要出事。”又回頭囑咐季友良：“友良啊，你是組長，下綫前的檢查制度可不能放鬆啊！”

“我們一定嚴格執行！”

友良答應着就要回家去。丁海寬叫住他說：“友良，你就在這兒吃吧。”

丁少純的媽媽正端着一盤熱氣騰騰的饅頭從廚房走出，也熱情地說：“友良，別走啦！少純，你也在這兒吃吧！”

少純忙以主人的姿態拉友良過來，一起把飯桌抬到屋子中間。少真端着湯走出，把湯放在通廚房的窗台上。

大家入坐，少真在一邊盛湯，她淨把肉片挑出來盛入碗中。

丁少純知道她的心思，打趣說：“我可不要肉啊！”

少真回了他一句：“我才不給你盛呢！”

她隨手將那碗湯遞給了友良，友良不好意思地接過來。

玉娟還在樓梯口等着少純的鑰匙呢，她等得不耐煩了，便跑進屋來，見少純坐在那裡準備吃飯了，生氣地說：“你看你……”接着轉向丁海寬說：“爸爸，你看我還等着他開門呢！”

少純抱歉地：“啊，我忘了。”說着掏出钥匙遞給玉娟。

玉娟接过钥匙想走，海寬說：“玉娟，你媽沒回來，就在此兒吃吧。”

少純拉她在桌邊坐下。

姚母走上樓梯，三輪車工人幫她把鼓風機抱上樓來。

姚母走到門口，掏出用長繩拴在褲腰帶上的钥匙開門，走進屋去。

三輪車工人幫她把鼓風機放在過道旁。姚母客套着：“你不歇會兒啦？”

三輪車工人說了聲：“別客氣了。”便回身走去。

姚母進到自己屋裡，將剛買回來的一包熟菜和几包香烟從草籃內取出來放在桌上。接着又走到陽台上向樓下喊道：“娟哪，娟！”

玉娟正在樓下吃飯，聽見喊聲，答應了一聲，便放下筷子走出門去。

丁海寬繼續剛才講的話題對少純和友良諄諄地說：“……光在下綫前檢查一次還不夠，下綫中間也要抽查几次，讓大家都養成不亂搵東西的習慣就好了。钥匙啦，硬幣啦，別針啦，鞋釘子啦，小鋼尺啦……這些小金屬物件，都容易掉到定子槽裡。特別是搵在這上衣小兜裡，蹲在定子上彎着腰下綫，掉下去也看不見，綫圈一壓上，就算

埋了个定时炸弹!”

友良、少純和少真都认真地听着。

三

楼上。玉娟将姚母买回来的熟菜撥了一半，准备送到楼下去，刚要走，姚母就拦住了她，問：“玉娟，你干什么？”

“給楼下送点去尝尝。”

姚母夺过碟子放回桌上，好像很有理似的說：“給他們吃了，还不落个好，又該說我們‘浮华’了！”

楼下。少純吃完饭，习惯地将手伸到口袋里去掏烟。他忽然意識到这不是抽烟的地方，父亲就坐在对面看着他。他連忙掩飾着慢慢将手抽出，又像煞有介事地伸入褲兜掏出手絹来擦嘴。

这一系列的动作都被坐在他身旁的少真看在眼里，她趁少純不防，猛地将手伸入他的口袋，掏出一包香烟来，并揚着烟盒对海寬說：“爸爸，哥哥又抽烟了！”

海寬对少純抽烟的事也說过不止一次了，見他依旧未改，很不高兴地說：“什么事情都靠自觉，当我面不抽，背着我抽还不一样！”

少真在一旁挑逗地将烟递到少純嘴边說：“抽吧，抽吧。”

季友良站起身一把搶过烟，規劝少純說：“抽烟有什

么好处，又伤身体又費錢。你就下个决心戒了吧。”

少純搭拉着脑袋，好像也对自己不大滿意。沉默了一会儿，他好像作出了重要的决定似的宣布：“好，爸爸，我向你保证，从现在开始，我再也不抽烟了！”

友良和少眞都为他这种說改就改的行动高兴。海寬則似信非信地看着他，笑了一笑說：“你呀！……”

姚母在自己屋里，盘着腿坐在桌边，刚划着一根火柴点着了烟卷，深深地吸了一口，品着烟味。少純手里拿着皮夹克走进門来。姚母随口問道：“少純，你媽給你做什么好吃的啦？”

“家常便飯唄！”

少純說着走进自己的臥室，穿起皮夹克照着鏡子。玉娟也从厨房走出跟了进来，一面到床边的二屨桌旁，从抽屨里取出香脂来擦手，一面端詳着少純穿着的皮夹克。

姚母通过两間屋子的通門看見少純，忙問：“你这穿的是誰的皮夹克啊？”

“演剧，借的。”

少純回答着，拉上了拉鏈。这是一件咖啡色的小翻領的皮夹克，还很新，他穿着大小正合适。

姚母走过来，倚在門边上下打量着少純，贊賞地說：“可真是七分衣裳三分人哪！”

玉娟也夸耀地說：“少純的身材长得就是适称，什么

衣裳穿到他身上也不走样。”

少純更得意了，又返身問姚母：“媽！我演个工程师像不像？”

姚母撇了撇嘴摇摇头說：“那可不像！你二姐夫就是工程师，你看人家那身穿戴！出国的那天早上，我們送他上飞机場，他穿着一身二百多块钱的西服，外面还套着一件毛料的风衣，連那皮鞋呀，都是出口貨！”

玉娟的虛榮心被触动了，她不高興地說：“媽，你老跟人家比！”

姚母走回桌边坐下，喊道：“少純，你来。”

少純脫下皮夾克应声走去。

姚母拿起桌上的一包“中华牌”香烟遞給少純說：“你看！”

少純奇怪地問：“大中华！怎么买这么好的烟？”

“是你三姨夫給的。”姚母抽出一支烟遞給少純，“你尝尝。”

少純看着那精致考究的包装和烟絲金黃的烟卷，有些动心，正想接过来，又想起刚才对父亲立的保证，馬上摆手拒絕，往后退了两步，一本正經地說：“不行，我戒烟了！”

姚母不解地問：“好模样的戒烟干啥？”

少純說：“我爸爸不让，一見我抽烟就說我。”

“你爸爸这个人哪，管得也真够寬的。”

“抽烟对身体不好。”

“沒見誰抽烟抽死!”

“戒了烟也省錢。”

“沒見誰抽烟抽穷了,戒烟戒富了!”

少純听他丈母娘这一說,觉得也有道理,不禁笑嘻嘻地摸着脑袋,不知所从地自語道:“可也是!”

姚母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誘惑地說:“味就是不一样。”又将烟递給少純,“少純,你尝尝。”

少純眼盯着姚母品烟的陶醉神态,也有点馋了,控制不住自己,犹犹豫豫地接过了烟,使劲抽了一口,觉得味儿的确不錯,于是又連抽了几口。

玉娟拿起塑料提包,走到鏡子前面整了整头发,向少純說:“少純,該上班啦!”說着走向門外。

少純这才想起:“哟,那我得走了。”

他順手把烟递还给姚母,走出姚母屋門,发现了过道里的鼓风机,忙問:“哪来的鼓风机啊?”

“嗨,我差点忘了!”姚母走到少純身边指着鼓风机說,“你三姨夫托你給他們柜上修的。他說啊,該多少錢,就給多少錢!”

少純听說要收錢,吃了一惊,坚决反对說:“那怎么行呢!修倒可以,可不能收錢!”

姚母鉴貌辨色,看风使舵,馬上改口含混地說:“那就更好了唄!”

少純这才赶紧向門口走去，玉娟正在門口等着他。
少純走到門口，恰好丁母拿着一铁撮子煤核走上楼来。

玉娟迎上喊了一声：“媽！”又和少純一起跟着丁母走回屋里。

丁母走到姚母身边，热情地說：“亲家母，我給你送来一撮子煤核，你烧烧試試。”

姚母看了一眼煤核，撇嘴笑了笑說：“亲家母，我可烧不好那玩意儿！”

“可好烧呢！闲着沒事也跟我們去撿吧！”

丁母刚說完，少純便走上来不滿意地說：“媽，你老撿这玩意儿干啥！”

“咋的？”丁母不解地問少純。

姚母揭穿地笑着說：“我說，你这个大主任的太太扒灰堆，也不怕人笑話！”

丁母听了这話才明白过来，瞅了一眼姚母，回头对少純說：“啊，我儿子这是怕人家笑話呀！我偷人家搶人家了？我看純粹是吃飽飯把你撑的一身毛病！”丁母走一步繼續說，“我五岁的时候就跟着我爷爷奶奶去撿煤核，过了門以后，你爸爸还时常去撿呢！到了你这儿嫌我們給你丢脸啦！”

少純不服地还想辯駁，站在一旁的玉娟拦阻了他，走过去从丁母手中接过一撮子煤核装乖地說：“媽，您別生他的气。”